

# 《联合早报》前总编辑林任君新书发布会 关于“南洋大学”复名的历史趣闻(上)

这些年来，多位本地新闻界名人纷纷出书，我们也经常问“老老总”林任君，什么时候也写回忆录？他总是笑笑，偶尔回答也只是简单地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好写的。”

1973年从南洋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毕业四年后就加入《星洲日报》国际组当翻译，1993年底受委为《联合早报》代总编辑，1995年1月正式出任总编辑，为这份报纸掌舵18年。任内他推动了新闻室电脑化、早报网上线，扩大早报的国际空间和视野，“没什么好写”实在是谦逊之词。

在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看来，他的想法和理念，早已融入这份报纸，以及许许多多他写的重头文章中。

林任君不写回忆录，但是如果读过他写的文章，包括给别人的书写序、讲座上的讲稿，还有他退休后写的《四面墙外》专栏，可以看出他刚正直率的性格，以及他的长期思路。

从称呼他为“老总”到“老老总”，我们对他相当熟悉，他的长期读者也应该对他不陌生，所以我们以新闻记者的嗅觉，直接从收录在

他的新书《世事任君谈》的“一篇没有机会发表的演讲”谈起。

这篇没有发表的讲稿写于2004年中，南洋理工大学时任校长徐冠林博士公开提出要正视南洋大学（简称南大）的历史，而隔年正逢南大创办50周年，各方正酝酿着在7月14日的毕业典礼上，宣布南洋大学复名的消息。

身为南洋大学校友也是《联合早报》总编辑的林任君欣然接受邀约，以校友身份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。

“我看到南洋理工大学在徐冠林当校长后，跟华社的接触、联系、演讲等等，做了很多工作。加上他们跟中国、印度都建立了关系，觉得他们变得很多元了，这个时候变成不只是一个理工大学，名正言顺。”

林任君也很清

楚，复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一些南大校友当时批评这只是自欺欺人，而他认为，能复名已经很难得，连前南大在1980年关闭时的理事会主席黄祖耀，都愿意回去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名誉副校长，这很难得。

为了对徐冠林的工作表示支持和肯定，以及对母校那份感情，他对这次的演讲十分重视。毕业典礼是星期三，他以一贯严谨的做事态度，早早准备好讲稿。怎么知道在之前那个周末，情况急转直下，复名计划被否决了。

一个重大的改变压了下来，林任君觉得那也没什么意思，立刻通知校方他不去了，而准备的演讲稿也尘封了将近20年，趁着文集的出版他才让讲稿重见天日。

74岁的林任君受访说，徐冠林为复名

一事付出很多心血，却在最后关头告吹，痛苦和心酸可想而知。这些年，他从未与徐冠林讨论过演讲内容，直到最近才把这篇未发表的演讲拿给徐冠林看，徐阅后非常感动。

林任君说：“已经时过境迁了……这篇讲稿应该发表，作为历史的注脚。”

记者问：“你对南大还有一定的情怀？”

他以一贯坚定和坦率的语气回答：“当然，当然！”

在南大问题上，林任君游走在两个身份之间，一是心怀云南园的南大生，一是务实理解大局的媒体人。

南大是东南亚各地和各界华人出钱出

力兴建的本区域最高华文学府，1980年关闭对他们伤害极深。然而，现实是到了2004年，英语已是我国社会普遍使用的语言。林任君很清楚，要恢复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并不可能。“你的生源哪里来？”

在他那篇未发表的演讲中，他寄望南洋理工大学能“重新引进南大精神”“打破南洋理工大学独尊英文、以西方思想为圭臬的局面，而采取一种开阔的全球性视野”。

记者问他是否认为南大问题如今仍然敏感。林任君毫不迟疑地说：“不敏感了。”

思忖一番后他补充：“一些人还



林任君认为，南大问题如今已不再敏感，可以公开谈。（白艳琳摄）



前南洋大学旧牌坊。（档案照片）